

## 风 铃

是谁在吟哦？是谁弹的琵琶？为什么要多事，在这样深深的夜里。

叮咚叮咚……

月白风清，是已经没有花朵在开的时候，安息吧。

叮咚叮咚……

“谁啊？”

那年老的人已经爬起来了，还很厉害的咳着嗽。

“谁呢？”大深的夜里。

假如是忘归的鸟，深山去吧；假如是迷路的骆驼，沙漠去吧；假如是行旅的人，广原去吧，海的汪洋去吧……

然而，竟是你，立在门槛下，脸埋进双手，长发披落肩际，一声不语的人。

“为什么落泪？”

“你看，天上有星也有太阳。”

叮咚叮咚……

是谁弹琵琶，尽在潦潦。还有你，又叫什么呢，夜里的猫？

## 夜

夜来了，是黑色的夜。已经不是一天了，我不能安睡。我坐在一个旧式的圈椅里，手指叩着椅扶手，但默默的向窗外望着。仿佛已不是一年了。

蛙咯咯的叫个不休，在满蓄臭水的河里；我知道即便是臭水的河里，也生满着荷花，馥郁的红的白的花。然而那不属于夜。鸛鹤还在苦行的唱歌。

然而我坐着。

我不希求什么，向黑色的夜索取什么呢？

门打开了，进来一个人。我很不安。

“没有睡吗？”用鼻子发声的嗅着，他说，“有一股霉腐味……很暗呢。”

“是黑色的夜。”

我望着他又踏着迟重的脚走出去。因为空洞

更觉不安。干什么来的呢：我问。但真实的我并不曾问。我知道在这样的夜里许多人将做着美梦的梦，然而我不能睡。

我睡过，那是许多年以前的事了。孩子的梦是绛色的，在彩色的虹与霞的上面。自己是否做过那样幸福的梦，记不得了。所能记得的是狗在追赶我，鬼神和死尸威吓我……鬼神和死尸的恐怖。从梦里醒来，我满身出满了冷汗。我并不哭，因为我没有泪；我无力叫喊，也不敢叫喊，因为鬼神和死尸还在左近徘徊：只是黑色而恐怖的梦。少年的梦应该是槿色的，开遍肥大的牡丹，那象征着美满富贵。我的梦却充满着人的尖爪，枪杀的呻吟：是黑色而恐怖的梦。

我不再需要梦了，即使是美满的，还能补缀旧的创伤吗？黑色的夜，我坐着，在旧的圈椅里，向夜索求什么呢。

更手的柝声，古老而且沉浊，一遍一遍从墙外踟躅走过，给夜留下了永不消灭的声音，而后又渐渐的远去……恰说明了夜的沉寂和辽阔。我还是坐在我的旧圈椅里，没有移动，也没有想。一个人跋涉着，跋涉着，经过不算少的荒原，也经过

不算少的旷野，宜觉想和梦的无用。我有过不少朋友，因为没有得到确切的消息，只能说——大约被埋的是已经埋进土里，有些已远远的离开，有的依旧和我同样活着。死了的已拉不起来，离开的也觅到了幸福的宝库：让他们安乐吧。活着的在大量饮他的苦杯，安慰是寻不到的。况且也无意找安慰。生命似乎只适于跋涉，迟重的脚步也许是可耻的，然而还是跋涉着吧。

我不是不能够愤怒，反而因为更多的悲愤麻木了。我明白我是在怎样的一块地上生活着。我也有我的白天，那些只能有妓女脸上的笑的白天……人还止是人呢。尽管哄笑着，然而我的白天，其寂寞却远在言语所能诉说的以上。真是古老的声音哩：我这样形容它。偏它又是如此悠长，在那单调的光下煎熬着，一定还有什么东西磨得我心里发痛。

“还是回到夜里去吧，还……”

暗暗的告诉自己。因为白天较夜更黑暗，哄笑较含泪更悲怆，喧嚣也远比沉默寂寞……

夜是无涯际的，夜也似乎永远没有止境。黑暗落下来了，我默坐在我的旧圈椅里，望着围到

窗格里的星宿。我没有要笑的笑；生来不会号哭，也不会制造一些泪珠装点在脸上。吃苦并非人的天性，然而幸福的人却将他颂为美德，因为他是幸福的；吃苦的人并非为吃苦才活，而是为活着才吃苦。夜是可怕的，但谁有权力因为可怕而轻生呢？

蛙，让她尽兴咯咯的叫吧。

## 蛙 鸣

冬天落第一片雪时，就想到，“蛙几时才叫？”希望听见它们“咯，咯，咯。”因为人似乎已患着半身不遂，一直坐到旧圈椅里，难得出门——要玩必须请两个人抬着，坐轿子玩实在无味——于是只好和火炉作伴，究竟的日子也还是不知道。

终日坐到椅里，原也说不上如何痛苦，身体是早失去知觉了的麻木不仁，反而没有痛苦。无如老坐在它身上，未免抱歉；椅又似乎很忠实，大约是古老之故，总是呈着笑迷迷的呆相，从未发出怨言，因此心里愈觉不安。但是真的要一下跃起，也还办不到，虽然寂寞也罢，只好将就的坐着，让大好的时光幽幽从窗外溜过。

时光溜去了。要想的也都想尽。

“蛙什么时候叫呢？”

日子过得自然很模糊，却还能够看出是下雪。

风是在狂奔，凶刁的狼也般打着唿哨，有时躲进死巷里呜咽悲鸣。槐树和榆树的桠枝嚓啦嚓啦的相咬。似乎连雀子也明白了当前的厄运，躲进深深的檐下去了。纵使时令再变得离奇，蛙也不会叫的。

然而依旧不能断念，期待着蛙声，那咯咯的蛙声。虽然半身早已麻痹，终究尚有耳目口鼻诸物在，能听而且要听，能看而且要看……没有办法。况且也反对不得。据说圣人是贬斥物欲的，实行起来，上天亦将狼狈的吧。聪明之极。不过，圣人终归死了，这妙想似乎也从未实行，纵令活着，不依旧徒然吗？

“蛙什么时候才叫呢？”

心里不禁酸楚。尽管嚷，是容易惹人忌恨的。为着打破寂寞，有时确曾想连喊几声：“寂寞啊，寂寞啊！”一则未必会有人听见，实在怕人忌恨，况且嚷似乎不是好事，所以不嚷，将一切封存心里。自然心会想，这又是“可咒诅的物欲。”又想，倘使将这“可咒诅的物欲”斩断岂不很好……这次是一个至高的神笑了，勒腮露齿……哎！真已蠢得到家。

人类这东西本有几分蠢相；不蠢相他去成仙，蠢的听其自然吧？有梦且做——然而半身不遂是否会恢复健康呢？蛙鸣的时候；声音是否只有一种呢？蛙鸣的时候；花是否仅仅一朵呢？……

期待着的蛙毕竟叫了，咯，咯，咯！然而事情也不大妙，因为想无可想，便又担心看明年这池子里的蛙……

## 劳生之舟

捉起笔，看着炉火渐渐息下去，还是一个字写不出。

一个人死了，按友情说，是不应该。说得恰当点，大有多寿几年的必要。可是他死了。就眼下的情形讲，是“死无遗憾”，正如他所期望，是已得以安于福地。

记得曾有人肯定的说，“死是世界所有的事件中最合理的。”意思即从未冤枉过人。立在某种基点上未始不可以这样主张，可是一想到他的夫人和四个——也许是五个——只知要穿要吃的小斑鸠，总觉得他还应该多活上十年八年。

达观或悲观一点看，死未尝不是人的大福。但为死者写挽联或哀辞之类，却流于游戏，更近乎愚昧。按现在的流行，出纪念册印遗墨都时髦不过。但这和争遗产涉讼只是达官贵人身后的点

缀。他死了，财产既一并带入了坟墓，大抵也不需要什么张扬；况且也不会有那笔款子去做。

因为只是一个小人物，死后已无利可剥，留下名字似不大必要，即令留下也不怎么光荣，故暂用罗马拼音的字首——H代替。

H君在同学中是“幸福”的；十年前他是唯一有爱的人的人，所以又是被嫉妒的人。但毕业之后，谁也不再把这幸福和嫉妒放在心上，原是各奔前程，大家再也无暇想到别人。

去年，因为一点变故，我回到家里去。车单调的在行进，外边绿的莽原上落着雨。已经是夜间。很想睡过去；但孩子的饿号，三等车特有的汗臭夹杂着阵阵的干咳，使乏惫了的神经一点也感不到宁静。

——多讨厌，静一息不够更好！

这样想着，无意的，眼顺着很凶的咳喘逡巡过去，最后投到那将近中年的男子身上。觉得很面熟。那人咳了一阵，接着打了个呵欠，仿佛也正受不住旅途的寂寞。

“认得吗？”他低声说，“该是很倦了吧……没敢打搅你。”

他勉强笑着，几乎有几分凄然，话说的很不顺畅。

认得。

那无沿的近视镜，那略有雀斑的清瘦的脸……正是 H：……我稍稍吃了一惊。

“哎，天假之缘……咳咳……”

他用手绢掩住嘴，咳反而愈凶犷的涌上来。

“感冒？”我迟疑的望着他。

“嗡，”他略微仰起头，两颊泛晕，很容易看得出他回避着什么；但终于蹙着眉，嗫嚅的说，“这……你能料想到吗？料不到的……整整七年了。”

随后又一个人独语着，“哎，七年。”

照例的谈了一阵近况，他说七年之中，已有过五个孩子，微天之福，两个安然的死了。以我所知，那时他该有四个孩子赡养：早死的第一个妻留下一个，已是该进中学的年纪了吧；其余三个，即是幸福的，也就是所谓爱的结晶。

因为孩子的哭啼，谈话不得不暂时停住。他低着头，尖削的肩膀晃着，似乎不安的在思索什么。

“尊夫人呢，还好？”

“唔，还是那样。不过，咳咳……哎……”

等他抑止了干咳，我又有意无意的加上一句：

“您是幸福的，记得那时都极羡慕。”

“幸福？”定在我脸上的眼，也许因为咳嗽，或者为着别的，盈漾着泪。他急忙背过脸去，凶恶的咳喘又在鼻尖和胸部撞击。“你知道，每个人的眼中……”

眼落到那单薄的背影上，我一时挪它不开。虽然他不曾把要讲的说出，仗着直觉，模糊的也觉察了他的意思，并为他感到淡淡的，但也是人生平淡的凄凉。幸福的开始，常会规定一个人的命运；仿佛博赌输盘，谁能逆料呢，幸运将落在哪一点上！更不清楚何来的启示，感到人生也有如一只白鸽，在灰色的空间翱翔，晦暗的阳光给留下了孤单的影，在苍茫的原上。人生是太寂寥了。谁都追逐着幸福，任凭是“侥幸”中才能获得的也罢；而幸福正在前面溜走，躲闪，逃避，留下了淡淡的影子，却永不回头。直到在人眼前快要消灭的时候。忽然的又显现出来，以活跃的姿势。终于——

“你知道，”停了一刻，H君说，“据懂得幸福

的人解释，它和……总之和世间所有的存在一样一样，到处存在着……譬如，举例说，叫化子有叫化子的幸福……戏子……有戏子的幸福，这些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享受……是专有的。说是能否幸福，只在会不会支配自己的时间和应付空间。这样讲……我是失败了。一个平凡人，需要相当的钱用，而七年中我一直吃着三十元的薪水……他伸出三个指头，“我却已经是四个……”

他的声音异常衰微，几乎只有苍蝇翅膀上的那么大小，还要为喘息经时的停下来，夹杂着呕心的干呛。送过一枝香烟去，他摇摇头谢绝了。

“有了家室了吧，七年，哈，记得那时你还是小孩子哩。”

“嗯。你却更像书生……”

“气味浓吗？”他将头靠在窗上，“哎，一个人的一生是很难逆料的，没有想到，很快的这就——”

他战抖的两手盖住眼，一时间在厉害的发着喘。我懊悔说出那句不事检点的话。

孩子又烦人的号啼着……

暂时合上眼，我不愿知道车到了什么地方，只

想着——一只小艇，却荷着重载，冒着风浪，在险涛里挣扎着慢慢航行。单就眼前的 H 说吧，幸福的梦曾开过丰满的花朵，而家一落到肩上，什么全没有了，全破灭了；挨着无味的日子，拆驼了脊背，耸起了肩膀，而那重荷，却是抛都不得抛开。

幸福的园呢？幸福的园是荒芜的。

车在一个小站上停下来，上下的人很冷落。H 君提着小箱，递一张卡片过来，急喘的苦笑着道：

“这是地址，有空希望你有信来。”

车站包围在凄苦的风声和雨声里，H 君提着小箱的瘦削的背影，在雨中昏弱的灯光下摇晃着，不久便在夜色里消失。此后即不时有信札来往。有一次，他非常痛苦的写信来说：

“……罹了这不可挽救的病，据说是肺病。这样告诉你，实在很罪过的……妻已经是三个孩子的母亲，从她身上，我已得不到丝毫安慰；但也怪不得她，因为已是就要当四个孩子的母亲的人。有时，几乎是每天我感到寂寞，却死不得，可不是你看……是的，我常常希望，但不知能否看见光明到来……”

很明白的，人还希望得救，他是那样热烈的想活下去。

近时很少得到他的消息，写了封简短的信去，却由另一个地方寄了一张镶黑栏的明信片来。H君没有见到他热望的，预示在眼前的光明，就平淡的死掉了。

炉火更晕红下去，然而能写什么呢，对于死者。

原载一九三四年四月《文学季刊》

第 1 卷第 2 期选自《黄花苔》

## 乡 路

向南移徙了一千多里，气候是热了些，感觉还辨别不出，树木和小麦却标志得明明白白。

数年前，这条道我是常跑的，不论从哪一端出发，它总给一种孜孜的快感。骑驴也罢，坐洋车也罢，我总是高兴，因为爱着田原，又离不开城市。

家乡在青青的天下，葱茏的平原上，是不通水路的。

这样的天地间，汽车是唯一的英雄。车额横着一块牌子：“开往××”，不晓得是什么意思。磅过行李，城门上一番盘查，放行了，好像很威风。但是越过铁路不久，这英雄碰了一个钉子，是一头抵在桥上的。

“下来，下来……”一个年轻的司机推开车门。

于是大家下来。